

# 孤守海龙屯

□叶辛

天在落雨,这六月初头上的雨下得可真不小。

杨应龙栖身在这海龙屯的深宫中,还能听见淫雨随风飘洒的“刷刷刷”的声气。

俗话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播州落雨当过冬。

还真没讲错,都是六月的第二天了,雨一落下来,这孤峰突兀地耸立在播州山野里的海龙屯深宫之中,还有点冷呢。修筑多年的老军城堡,坚固厚实,墙高石厚,易守难攻,可还是没有播州城里的宣慰府,没有度假走马的永安庄住着舒服啊!

只是,宣慰府邸也好,永安庄也好,只怕都被明军的铁蹄踏成一片废墟了。

这一场雨来得好、来得及时啊!它是不是老天爷特意呼风唤雨来救他杨应龙急的呢?

雨一下,冲天的炮火哑塞了;寒光闪闪中,刀枪相击的搏杀声平息了;如雷的怒吼听不到了;惨绝不息的声声哀叫不再传来了。

一句话,雨水把山路淋得涂了油般滑,李化龙亲自发令指挥的入路大军对海龙屯的包抄围攻停止了。

尽管是暂时的,轮番不休的攻城还是停了,鼓声不再催命似的一阵阵擂,旌旗不再在山头、山岭间猎猎地飘,战马不再嘶鸣,连惊慌失措四处乱飞不敢归巢的鸟儿,也不再叽喳啾啾地在空中掠过。

提着刀在海龙屯各处关隘上督战的杨应龙这才得以回到深宫中来,喝上一口酒,喘上一口气,静下心来好好地思索一下自己的处境。

烛火摇曳着,把他的身影投射到厚实的墙上,黝黑的石墙潮湿,给人一种阴森感。宠妾田雌凤早让女仆送进了锅,端进了酒,备好了他喜食的黑山羊肉。

切成薄薄一片片的黑山羊肉,在滚沸的清水中涮过,蘸着辣椒、大蒜调制的料,那味道真比得过世间的任何美味。还有这酒,说是赤水河畔滨水的茅台村里郭氏酒坊专门送来的,喝来真让人回肠荡气。齿颊都留有一股香味。初尝时杨应龙问过,这是啥子酒。

兄弟杨兆龙告诉他:茅台烧春。

真是烧春啊,喝了这酒,杨应龙白日里练兵习武,舞刀弄剑;到了夜间,还能同他几个讨欢心的妻妾田雌凤、何玉碧、周艳琼轮番嬉戏,颠鸾倒凤,引得他一高兴,就让郭氏酒坊多往播州宣慰府、永安庄、海龙屯背酒。

这酒真是要背过来呀,赤水河畔离他这播州土司王府,足足二百多里地哩。

只是今晚上杨应龙一点也无和妻妾交欢的心境,他得好好地品尝这播州黑山羊肉的鲜味,他得好好地享受这赤水河烧春的美味。酒足饭饱之后,他得好好地梳理一下纷乱烦躁的心境,想一想要他该如何办,想一想如何收拾这一盘战局。

战争打得太激烈、太凶险了,他一点儿也没有闲暇静下心来好好思忖一番啊!

他一会儿沉浸在失悔之中,一会儿被阵阵愤怒的火焰煽得恨不能掀翻身前的桌子,一会儿又被败亡的恐惧所笼罩,只顾着拼打、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恶斗。

噢,他堂堂的朝廷二品大官,播州首屈一指的土司官,怎会落到今天这样的田地?带着所有的一万七千兵马,孤守在这傲立播州的海龙屯城堡里。他还能拼死冲杀出去吗?还能有一条活命吗?还能东山再起么?仅仅只是一年之前的六月,他还是威风八面、进退自如、统兵八万的大将军啊!借着蔡江参将房嘉宠错

杀播州民商的机会,他挥师攻进蔡江城,大获全胜。那弥山遍野、蜂拥簇喊的播军冲进蔡江城的气势,吓都把城里的百姓吓瘫了。那一仗打下来,真正叫作是“万马如云出播州”啊!他杨应龙的八万播兵,破城而入,杀得那游击张良贤率领的三千守军片甲不留啊!真是憨包武官,你三千弱兵,怎抵挡得住我八万精兵强将,防御都难得防啊。碰到这种情形,得率领百姓撤啊。武官游击张良贤非要效忠,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杨应龙心头真正清楚,所谓八万播兵,实际他带出来的,是三万零五百名能征善战之士。哈哈,“八”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号称八万播兵,以壮声势啊!听到八万播兵这数字,吓也先把蔡江城内三千兵马吓破胆,莫说打了。出发之前,宠妾田雌凤拉上幼子杨环侍前来哭泣着求他:“朝廷终究是朝廷,得罪不起,息事宁人。求个太平罢!万万不可将事情闹大,闹大了不可收拾啊!”

妇人之见!  
头发长见识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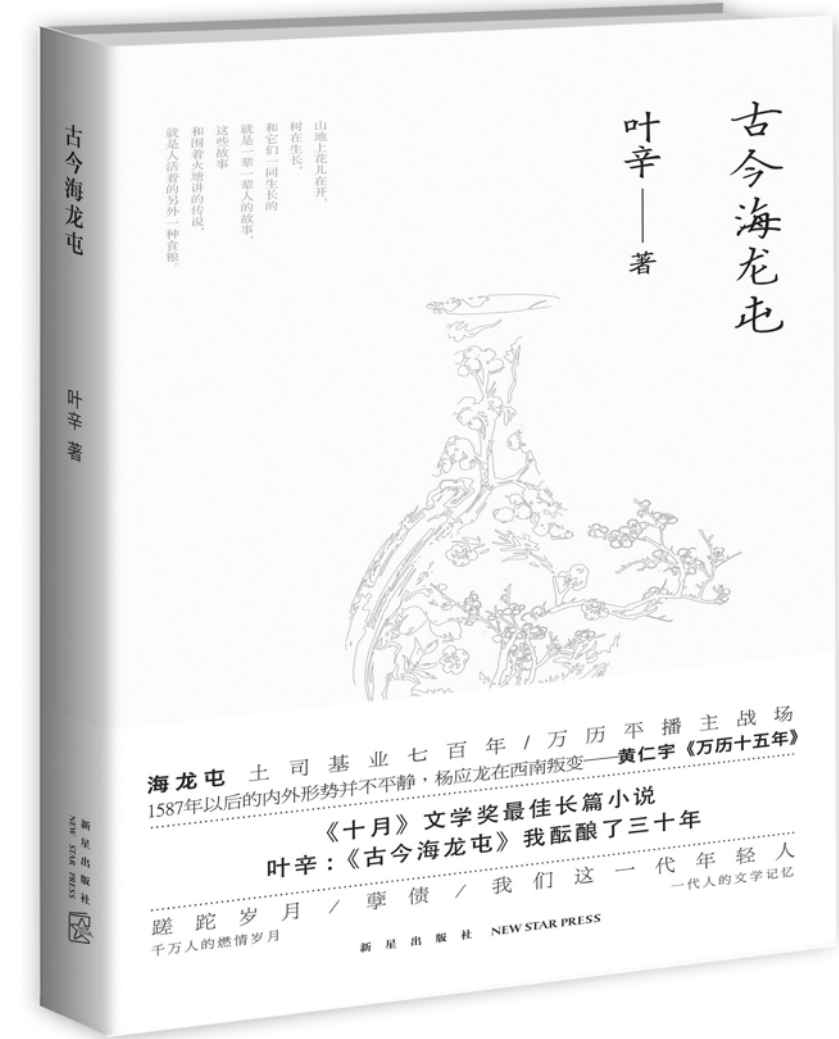
杨应龙哪里听得进妻儿的规劝。他如何不想要和朝廷搞好关系,是朝廷容不得他杨应龙啊,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他,动不动就提清剿播州。二月间,兵部右侍郎李化龙奉诏节制四川、湖南、贵州三省军事,巡抚四川,五月底到任。李化龙是个懂得打仗的将军,不是房嘉宠、张良贤这种区区小角色,仗着那点儿匹夫之勇,连以卵击石的常识都不懂;李化龙上任初始,就以三省兵力无法围剿播军之理由,请朝廷准调陕西、山东、浙江、福建、云南、广西、甘肃、延绥、宁夏等省份的军队一起来剿灭他播军啊,李化龙这是要大干特干地来给他杨应龙动真格啊。我杨应龙岂能坐等他调集齐大军,里三层外三层步步紧逼地打过来?我得趁他李化龙大军未集,先发制人啊!打蔡江是先发制人最好的时机。

谁叫参将房嘉宠胡乱砍杀我播州百姓,谁叫这独断专横的房嘉宠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水三疑为奸细,在杨冈溪将十二个人活活斩杀。杨应龙号称亲率八万精兵强将,是为报仇雪恨,是舍命发蔡江,是擒拿乱杀无辜的房嘉宠、张良贤。内心深处,杨应龙也想以此向朝廷显示一下播州英武善战的实力,使得朝廷改换主意,不要劳民伤财,自家人残杀自家人,像历朝历代和世袭土司搞好关系的明主一样,网开一面,将弯就拐,改剿为抚,静待时日慢慢改善关系,维持七百多年来恒久的局面。神宗皇帝朱翊钧是个昏君,朝廷上下总仍有明白之士,倭寇屢从东南沿海前来犯境,时时想对朝鲜打过来,满人正在东北崛起,势力日增,这些危险,要远远大于他播州杨应龙啊!

哪晓得,显示播州武力的蔡江之战,被诬为焚杀蔡江,“播军汹汹,杀死军民万余,堆尸塞街,打进县堂,尽释监内囚徒,劫去官库银两及仓储米谷,一片火海之中,尽取资财子女去,将卒身首支分,士女血肉糜烂。只见腐尸浮满江面,随波东下,江水猩红,连对岸的居民们,都闻风逃窜,如惊鸿骇鹿,四野凋残”。简直将播军描绘成了一帮强盗。

实际情况如何呢?  
杨应龙率大军围住了蔡江城,就派一通事给房嘉宠、马知县传话,问他们何故虐杀平民百姓,残害无辜播民。这是跟他们论理啊!

那骄奢淫逸、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房嘉宠亲上城楼朝播军投掷火



砖,结果投进的是他自己兵丁中的火药桶,烧死多人,阵势乱作一团。

播军将士瞅准这一机会,蜂拥上城,乘胜追击,自望城达后街,又追到北门,才把三千新募来的守军消灭。

但是,播军是有分寸的,没有冲进县衙门,没有伤害马知县。马知县衙门内躲有避难的普通老百姓男男女女三百多号人,杨应龙明确传下令牌,不准伤害及无辜。连房嘉宠家的一妻三男,张良贤家的一妻一男一使女,杨应龙都说不要伤害他们,让马知县取印领去。

别说宽待了俘虏,他还把清点出来的一千八百两库银让马知县写出认结犒赏军民,令马知县按手续拨粮给播州兵,勒令他呈文请朝廷安抚。当宣布要把马知县押往播州当人质,事态平息之后才送他回来时,蔡江县城各街民众哭泣着为马知县求情,并愿意共同签名奏请朝廷安抚,杨应龙也未将马知县押走,只是把马知县的儿子和舅子押去。

这么做,杨应龙还不是为了事态有一回旋的余地嘛!

其实,早在出兵蔡江、稳操胜算时,杨应龙的浙江人军师孙时泰就劝过他,一不做、二不休,要打,就从蔡江乘胜挥师,仗着士气高涨,能征善战,直捣成都城而去,抓住蜀王为人质,以此为筹码,作为对抗朝廷的一张王牌。那比起一个小小的马知县,分量重得多了。

杨应龙失悔莫及,没有听从军师孙时泰的提议,以至战局一败再败,想了多种办法也没挽回颓势。

副将曹希彬督军拼死冲上山来,屯前门口的播军仗势居高临下的优势,箭石齐下,如下冰雹一般,打得冲锋在前的浙江兵、永宁土司兵鬼哭狼嚎,头破血流,抱头鼠窜,退下山去。曹希彬这贼将不甘心哪,拖来大炮,在屯北山头上一字儿排开,随着一阵一阵号令,齐刷刷震动地一般猛烈轰击播军阵地。莫说坚守阵地的播军将士震聋了耳朵,震慑了胆,连站在坚固

石墙后凝神倾听的杨应龙耳朵都聋了,一时间,啥声音都听不见了。

曹希彬趁这大炮压境的气势,让广西兵冲锋,让浙江兵再次冲锋,让永宁土司兵殿后念念有词地叨叨着咒语,漫山遍野齐聚到飞虎、飞龙关下。

情势危急。没有奇招阻挡不住冲锋陷阵的官军士兵。杨应龙下令,使“裸女裹军”之法。

海龙屯厚实坚固的城墙之上,眨眼间出现了一道战场奇观。

几百个女子乌发盘上头顶,发丝间插着银簪,赤身裸体,一丝不挂,高高坐上关屯墙头,每人手上执大扇、竹箕、绸布,从自身胯下朝攻山的官军地上使劲地猛力扇簸。

一侧的城墙上,设坛的道士点燃香烛,以雪亮的剑锋直指青天作法。

不知是这古今对垒的战场上从未见过的奇术怪招真起了效果,还是数百女子的裸身景象一时镇住了双方将士,轰隆隆的炮声平息了,“砰咚砰咚”响个不停的火铳枪不打了,漫山遍野厮杀中呐喊的呼叫声听不到了,连高举着的矛枪、挥舞着的大刀都坠落下去。只见那几百裸女视而不见地齐力扇簸着,海龙屯阵前,顿时阴风惨惨,凉意袭人。老天爷也仿佛真受着那道士的法术,下起细雨来。女子们的裸身水光溜滑,目瞪口呆的官军士兵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抑或他们从未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过几百裸女站得高高的鲜灵活现出现在眼前,使出如此怪诞的法术。他们平时也都迷信天地鬼神,惧怕邪术大道。亲眼目睹这一景观,顿感触了大霉头,连连吐着唾沫,作摇头状,一个个眼睛瞪得铜铃般大。女子们颤抖的乳房晃晕了他们。抓住这一时机,据险守屯的播州将士奋力将早已备好的巨石、粗木滚崖而下,后面裹上毒药的箭头追射过去,一块块火砖乘势飞蝗般落进溃逃的官军阵中。又一波攻势被击退了。

(节选自《古今海龙屯》,标题为编辑所加,2017年1月新星出版社出版。)